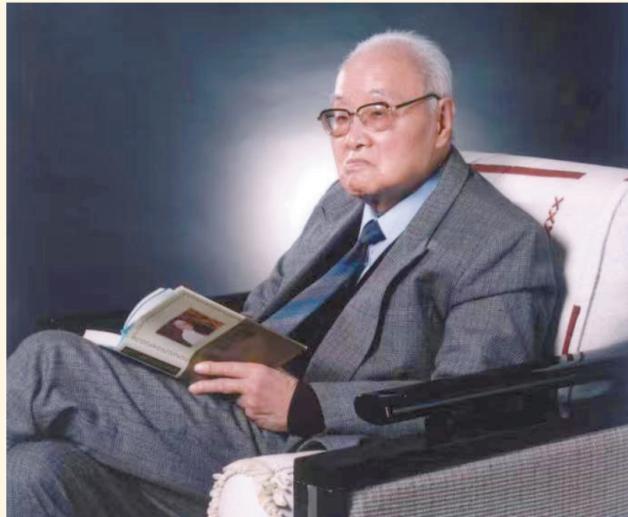


他是中国音乐学界的“百科全书”

马信芳

近日得悉我国知名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原教授钱亦平于2025年11月16日在上海逝世,非常悲痛。2010年,在她的帮助下,我曾到华东医院病房拜见她的父亲——中国音乐学界泰斗、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学位点创始人钱仁康教授,与其交谈甚欢。钱老时年96岁,思路依然清晰,他不仅天天看电视,而且还读报看新闻。

去年,我特地拜访了钱亦平教授。我们共同怀念已离世12年的钱老,追忆他对我国音乐学的贡献。没想到钱亦平教授也不幸离世了。父女俩给人间留下了桃李芬芳,钱仁康教授更是在音乐学上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



钱仁康



钱仁康编著出版的部分书籍

照片由作者提供



钱仁康,1914年出生,1941年毕业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体裁分支主编等,为我国最早被授予音乐学博士学位的导师。2001年,他荣获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

钱仁康无疑是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一代大家。在上海音乐学院他几乎教过作曲和音乐理论的所有课程——和声、对位、赋格、乐器法、曲式、作曲法、音乐文学和中外音乐史等。教务处老师曾说“哪门课排不出老师了,就让钱先生上”,这“救场”的本事,令音乐学院其他教授佩服。这样博学多才、学贯古今中西的通才大师,十分难得。

《送别》的曲作者是谁

钱亦平教授告诉我,父亲自19岁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文,至90多岁高龄依然有专著出版。从文时间之“长”,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无人可比。作为中国音乐理论学科的奠基人,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投身音乐欣赏和普及工作。1958年出版的《音乐常识讲话》和1982年出版的《音乐欣赏讲话》(上、下)是影响力极大的普及类音乐书籍,广受读者欢迎,几次加印。1984年,钱仁康又出版了《外国名曲逸话》。他认为,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不仅以其生动的音乐语言和形象引人入胜,还有相关的有趣的传闻、轶事可加深听众的理解,对欣赏音乐可以起到吸引和助兴的作用。

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音乐文字写作

生涯中,钱仁康出版专著近30部(种),主编校订和参加撰写的图书20余种,译著10余部(篇),译词配曲数百首,所撰字数逾千万字,创下了亮眼的纪录。他的著作涉猎的范围,上下纵横,中外无界。称钱仁康为中国音乐学界的“百科全书”,一点不为过。

学堂乐歌,指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新式学校音乐课程中大量传唱的一些原创歌曲,即校园歌曲。为其考源,钱仁康说:“最难的找出曲谱的出处。学堂乐歌的曲谱来源于欧美各国歌曲和器乐曲,然而当初并没有注明。追溯学堂乐歌曲的曲谱来源,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从1981年起,钱仁康查证了392首学堂乐歌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以及歌调的来龙去脉,并跟踪追击,为学堂乐歌这一文化遗产寻本溯源、考名查实。历经18年,到1999年,他写出《乐歌考源》100篇,2001年他87岁高龄时结集出版《学堂乐歌考源》。此书荣获文化部文艺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打开此书,我才知道,我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的作者是音乐教育家、被李叔同(弘一法师)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的沈心工。1902年,留学于日本东京的沈心工创作了《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操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钱仁康指出,在曲调方面,学堂乐歌堪称“拿来主义”的典型。早期的学堂乐歌,基本上

以选曲填词为主。也就是说,曲调是现成的、别人的,而歌词才是自己的。这点与我国古代词人按固定曲牌反复填词极为相似。

颇为有名的是欧洲儿歌《两只老虎》的曲调,被填词为《国民革命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歌唱,齐歌唱。”

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人。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亦作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李叔同作词、李叔同作曲的《送别》。但钱仁康又为我们找到了曲的出处:原来《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李叔同留日期间,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1914年则取调于犬童球溪的《旅愁》,重新填词,才成了著名的《送别》。

破译马勒《大地之歌》中的“唐诗”

1998年5月,一支由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曲目为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1908年创作的交响曲作品《大地之歌》。

马勒在创作《大地之歌》时,引用了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之笛》中的七首唐诗,涉及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等诗人的作品。贝特格的翻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直译,他通过改写、重组甚至添加内容的方式,使这些唐诗更好地融入西方文学语境,同时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情感和主题。

中国翻译者再将其由德文译回中文,情境几经转换,文字的出处变得扑朔迷离。

正因如此,那场访华演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围绕该作品的创作基础中国唐诗展开了一系列解释和考证工作。

其中,极有争议的第二乐章《寒秋孤影》的原诗到底出自哪位诗人,一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张继的《枫桥夜泊》,但很快被中国诗词界的几位权威所否定。1999年12月,钱仁康的认证文章在《音乐爱好者》上发表。他说自己早在1983年与英国马勒研究专家米歇尔博士通信中便考证了《大地之歌》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的音乐紧扣诗句中孤独凄凉的秋日景象,小提琴奏出的忧郁旋律贯穿全乐章,女中音则通过缓慢的曲调倾吐出内心的惆怅。随后,双簧管与歌声交织在一起,辛酸忧伤的旋律催人泪下。

钱仁康说:“1983年,研究马勒的著名学者米歇尔来华访问,文化部请我接待了他。米歇尔在研究马勒《大地之歌》时,也碰到同样问题,即弄不清《寒秋孤影》是哪位唐人的作品,于席间问我,此事开始引起我的注意。米歇尔回国后,我便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将张继、张籍等人的诗都查了,全对不上号。经过长时间考证,我终于在钱起的一首诗《效古秋夜长》中找到了答案。从诗意上看,它与《寒秋孤影》颇为吻合。特别是前四句。所以,考证后我认为,《秋天的孤独者》(即《寒秋孤影》)原诗应是钱起的《效古秋夜长》……”

《寒秋孤影》被译回中文的现代诗为:

秋天 迷失在湖面蓝雾弥漫中
草地上覆盖着一层霜白
远远望去 犹如画家的彩绘

将翠绿的泥 点缀在娇艳的白花之间

然而花芳早已不复
枫起无情秋风 凛冽遍折娇柔
还可预见的

是水载片片 湖心荷花的凋零
心已疲惫 微灯在一阵闪烁后 溶化在暗风中

临别的轻唱 催促着我入眠
我将投向我钟爱之地 至我心宁静的 一隅

且让我拾得慰藉 且让我获得憩息
久矣 久矣
孤泪冻我颊 秋寂藏我心

耀眼的金黄 何时方能一扫我心中的阴影
温柔地蒸融我冰冷的孤寂泪。

钱起的原诗《效古秋夜长》为:
秋兴飞玉霜,北风扫荷香。含情纺织孤灯尽,拭泪相思寒漏长。檐前碧云静如水,月吊栖乌啼鸟起。谁家少妇事鸳机,锦幕云屏深掩扉。白玉窗中闻落叶,应怜寒女独无衣。

1983年8月5日,钱仁康将考证结果告诉了米歇尔。米歇尔表示赞同。后来米歇尔在《古斯塔夫·马勒》第三卷《生与死的歌曲和交响曲》中应用了这一结果。

钱仁康当时写下的《马勒的《大地之歌》与唐诗》的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歌曲》上,时为1983年12月5日。这一见解,得到中国诗词学界的认同。

把世界各国国歌介绍到中国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每逢各个国家的“国家馆日”,首先响起的就是该国的国歌,所有参展国的国歌均被译成了中文。上海音乐出版社为上海世博会出版了《新编世界国歌博览》一

书,将全世界190多个国家的现行国歌全部汉译,以此可以按谱歌唱。书中还详尽叙述了现行国歌的来历和它们的沿革。

我以为完成工作量这样大的文献肯定是个团队,没想到其编著者只有一人就是“钱仁康”。

据了解,钱仁康的国歌研究始于1941年。当年他以半文言体撰写了《旧国歌史料拾存》,该文详尽论述了辛亥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花费九年时间组织开展国歌拟稿,最终定下《卿云歌》为国歌的前后。其后,他又陆续撰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国歌的文章,如《清朝的国歌》《国歌之“最”》《国歌纵横谈》《美国国歌的故事》《印度的国歌》《奥地利国歌志》等。1978年后,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国歌,在此后的20年间,共出版四本相关专著——《各国国歌汇编》《外国国歌史话》《中外国歌纵横谈》《世界国歌博览》,并参与编撰《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国歌》一书,他负责撰写“国歌”部分。

国歌的更替,不啻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从许多国家的国歌沿革,不仅可以看出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政体和政权的演变,同时,新旧国歌的对照,也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和音乐的文献资料。世界各国国歌除了少数纯器乐作品外,都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许多国家国歌还出自杰出的诗人和作曲家的手笔。钱仁康在翻译时,除了要将具有高度概括力和鲜明民族性的国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体现出来,还要将不同语种的歌词全部译出,这为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尽可能根据原词翻译,有些比较小众的语种只好根据其他语种的译词转译,但这要参考好几种不同的译词以求准确。像这样全面、系统研究世界国歌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

对国歌的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时有国家因战事频繁而覆灭或新建,国歌变化更迭,须时刻关注世界政治形势。另外,掌握各个国家国歌的历史沿革及乐谱等也不容易。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钱仁康通过托人打听、拜访领事馆等途径,千方百计地收集世界各国国歌的资料。

然而,钱仁康仍不满足,在不断补充、更新的基础上又撰写了50万字的《新编世界国歌博览》,这就是专门为上海世博会而打造的专著。

钱亦平告诉我,父亲90岁以后很少外出,但仍然密切关注时事及相关的国歌情况。父亲在编写这本书期间给她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

请亦平打手机或写信告诉邵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笔者注):1.塞尔维亚已于2006年6月宣告独立,请在原书上一查独立后是否有国歌。2.科索沃正在要求独立,请查一查独立后是否经国会或议会通过。3.西班牙国歌原无歌词,现已创作了歌词,请查一查国歌歌词是否经国会或议会通过。4.请查一查尼泊尔国歌是否有变化。

为编写这本专著,钱仁康先生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他还不断“与时俱进”。

参加闽南民军

不久,一股护法之风在中国南方刮起。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当时汇集广州的福建革命志士中,宋渊源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事,他的保定同学张贞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事副官,林祖密亦参加大元帅府工作,共同辅佐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1918年1月6日,林祖密被委任为闽南军司令。

在护法之风夹击下,驱李运动在八闽大地萌生。其时,闽督李厚基以北洋军阀作袁氏爪牙盘踞福建,妄作威福,为革命志士所痛恨。闽南军的旗帜已指向李厚基。

闽南军决定将司令部设在厦门鼓浪屿。这一决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也不是最保险的。打开20世纪初年的鼓浪屿地图,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有德记、和记、太古、汇丰等洋行的建筑和住宅,有洋人的球场、墓地和俱乐部,有美国的医院、日本的邮局、英国的教堂……这时的鼓浪屿已沦为“公共租界”。由于鼓浪屿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进退海上;由于“公共租界”的政治色彩,北洋军阀爪牙伸身不易,且不易察觉,便于隐蔽和活动。

1918年春,一群革命志士在闽南军领袖林祖密的带领下集结于此,谋划驱李大计。在福州无所事事的吴石接到闽南军司令部的密召,动身离开福州,乘船潜入鼓浪屿,加入这支驱李的队伍,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冒险行动。

在鼓浪屿闽南军司令部,吴石与同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们雄心勃勃部署一系列驱李计划。他并没有想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危险已悄悄降临。李厚基部的鹰犬很快嗅到火药的味道,派出大批人马登岛围捕革命志士。吴石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接到通知,仓促搭乘小舢板离开危险之地。在茫茫的海上,他在抉择:回福州不行,还是去广东,到护法的司令部去,继续在共和的旗帜下捍卫革命的成果。一叶方舟在海上瞄准新的方向破浪向前。

在广东潮州征闽靖国军总指挥部,侥幸逃脱、大难不死的吴石见到年长他15岁的福州籍辛亥革命骨干刘通。两个福州人在异乡一见如故,说起福州方言,分外亲热。从这时起,两人关系日密。两人在军中常常走动,今晚在刘通处,明晚在吴石处,互邀聊天,共同使命让两人心连在一起。从此,结下伴随一生、至死不移的友谊。

1919年4月,在广州首先响应护法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以征闽军代总指挥的身份率部入闽。恰好同学林知渊在军中任职,写信给吴石,征询是否回闽任职。吴石思考再三,相比广州,回福建,学友多,回家也方便,于是,决定

回到福建,参加征闽军的工作。在征闽军中,作为上尉参谋的吴石在工作中将认真、严谨、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身处何地,担任任何事,大者如作战计划,小者如译电工作,都能不辞劳瘁;每出入枪林弹雨中,无所畏缩,屡濒于险。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段经历使刚出道的吴石尝到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辛苦和危险,也形成他不容更改的坚毅的军人气质。从此,文人情怀与军人气质相交织、相伴于他的人生旅程。

民军是近代福建历史的一大特色。从清朝光绪末年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福建光怪陆离、刀光剑影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无时无刻没有民军的踪影,这样一部民军史,是同期福建历史的一个缩影。民军的军事活动对当时的方方面面都施加了深刻的影响。

民军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政治产物。中国近代史上的民军,一般是指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的反清革命武装。而福建近代史上的民军,则是对由民间自发起家的地方武装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不论这些武装名称的变化更迭、政治的分野向背、队伍的聚散离合,史家

皆以“民军”称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从1919年起身处福建的吴石有了在民军的特殊经历。吴石的保定同学张贞率部崛起闽南,高举民军大旗,招兵买马,扩充部队,组建混成旅,张贞自任旅长,力邀吴石出任工兵大队副兼连长。张贞的邀请,让吴石盛情难却。于是,向师长方声涛辞别,不再在征闽军中任职,赶赴张贞部走马上任。吴石原本学习炮兵,但民军中尚无炮兵岗位,只得将就指挥工兵。在战场上吴石见识了福建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素质。在吴石个人看来,这期间在他早期生涯中算是没有多大收获的时期,分析个中原因:“第一,民众武力素质不良,第二,装备补给皆极困难。第三,驻地非沃土,给养不易,因之一切匮乏须赖人力补足,余处此环境毫不灰心,仍思以毅力克服之。行伍间,闽、粤人皆有,方言庞杂,人与人地域观念重,往往影响团结。”吴石从中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致力于语言的统一,消除地域隔阂。此时,吴石的语言天赋有了用武之地,他穿梭于闽、粤军人间,扯起共同战斗的旗子。

转眼到了1922年,吴石的喉疾日益严重,已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当时,在福建没有哪位先生能治好这个病。备受喉疾煎熬的吴石,接受友人的帮助,离开打打杀杀、血雨腥风的战场,结束动荡的民军生涯,到北京治疗。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他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子,结合中西医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比起病情的起色来,他这一时期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结识了影响其一生的诗词大家何振岳,并拜其为师。

1923年隆冬,经族人介绍,吴石来到位于北京城东的柯宅。

(八)

连载

解秋日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